

貴州通志



貴州通志卷之四十二

藝文

碑記

國朝

重修盤江鐵橋碑記

下三元

盤江之源出烏撒繞曲靖西導七星關而下安南境爲入滇渡處兩山夾峙類巨靈擘之以界滇黔者也兩崖中絕壁立如削江水注之淵澄而湍激比險於瞿塘灩堆雖差狹其濤瀧湏洞不可嚮邇魚鱉弗窟蛟龍弗宮鯨鱣怪物弗能遊是以方舟無功用楫無力雖忠信如梁之父莫敢涉也顧盤

江之外滇實宅焉茲爲黔唇齒輔車之阨若之何其隘而不可渡也前方伯朱公家民頗出奇思迺鑿鐵以爲絙鑿崖以爲椓亘兩壁而貫之綿以板其爲絙也其爲板也如其度蓋亦棧之類橋者名曰鐵鎖橋始通道云卽莊躋以下曾未及此不知當日何以飛渡而迄今有之抑亦海內之奇制也歟第鐵之性也剛絙之性也弱橫亘幾十澮其中自弗能強矣行其上者乃左右下絙輒因之升降而板則或起或伏歆躍呶軋人之體亦與之搖撼不能自持如乘巨浪之艇如履將泮之冰鮮不掉眩而寒栗者且眠前者陟岸而後者始登不則相

躡而愈震殆欲前欲却俱不可得危孰甚焉况萬
騎萬卒之過邁乎我

大清削平海內拓土暨滇而疆場猶未盡靖恒遣禁
旅更班彈壓歲運數百萬金錢以供芻糗月頻至
焉此外飛章羽檄及他遞郵絡驛不絕而昔之七
絙今爲寇燬者二則力益弱而度益危人胥患之
督憲趙公統攝二省大政嘗往來於曲靖安順間
歲數道此橋乃熟習形勢則謀於予曰盍亟圖而
新之予拜手曰可於是營諸鐵索之次鼎建輿梁
焉石之不可而取諸木廼命官督丁役採於山得
巨材二百二十八株排連之使卧於兩岸臨水復

鎮之以巨石柱之以勁榦各層累而加率如之凡
疊序出焉咸鑄其本加固及兩木之末不接者僅
三十有四尺選材可六丈者矩之以交其上而彌
縫之植者爲檻幃者爲屋瓦者爲門無不宜焉於
是乎騰未雲之龍駕未雨之虹矣則與古之鐵索
並存於險阻之間雖踵事增華神明其物不可謂
非奇思軼出者也視故橋之用則可以雁序而前
可以魚貫而越可以方輓聯鑣攜笈荷擔千萬人
逐隊建旗而坦行且不知有山水之厲寧知有風
搖電掣之驚乎於戲水上之窮前人濟之以金今
也繼之以木五行之利溥矣哉是役也授畧於總

督趙公諱廷臣濟其用者藩司顏敏糧道王廷弼
程其工者安順司李沈璣永寧刺史徐國維董其
役者盤江遊擊王官姚有智安南守備程璧余則
贊成之而已工役之值則取諸關稅三閱月而就
不以爲勞費俾由滇黔者自今無恐公私賴之僉
曰趙公濟川之功哉

關嶺漢將軍碑記

彭而述

自黔入滇峴程嶢峩彌望皆山車馬多行隙中獨
安順迤西當胸而立亘矗雲起則嶺名嶺從關將
軍索得名將軍而前不可考也余於順治十七年
庚子由滇藩逾此陟將軍祠拜焉閱四年甲辰復

以黔臬至則威清使者陳公新其宇丐余文碑其事且言曰此前制府趙公意也余竊往讀史傳漢前將軍赫赫矣今天下方州僻壤粢盛肥腴幾與有國者之祀社稷城郭之有孔廟等今將軍名索漢前將軍子其軼事不少概見荊州之役旣已父子殉難無以名索者史失其名歟且中原徐泗宛鄧之間爲前將軍百戰之地何以竟無將軍在也旣而思之將軍父子所事者劉氏耳南郡之後劉氏旣西將軍隨之黔志稱建興之始將軍從諸葛丞相南征將軍先驅拔山通道爲此嶺開先宜血食於此古之名山大川率有神人居之將軍戮力

王事君蒿悽愴與山川相爲不朽豈顧問哉爾時
中原鼎沸爲西南一隅將用蜀以用天下以延火
德之基若使雍閬之亂不止則蜀中震動褻斜以
東不敢問矣孔明先南中而後乃有事於中原饒
有深意將軍之心與孔明同此嶺之所以傳將軍
與將軍之所以常有此嶺非偶然矣或者曰孔明
舍荊州不問稱戈瘴毒之鄉與鱗介爭雌雄迨擒
縱旣成而力亦憊矣安能復問高光之鼎乎此大
不然譬之千金之子方有事於強鄰怨家而垣墻
之內乃有伺窺筐篋厝火於積薪之上者此之不
除禍豈在遠孔明之先克南中亦猶是也然則天

下之嶺多矣而此嶺獨以將軍傳何歟曰此人心
之不忘劉氏也今山半有飲馬泉有關帝像此又
因將軍而思及帝者也帝始終爲劉將軍亦始終
爲劉成都雖去後主雖淹沒不傳而人心之帝與
人心之將軍不可誣也此關嶺之名後天地而不
朽賴是歟先是孫氏竊據黔滇十有六年大師西
征惟此嶺戍最嚴迨我師直搥而風靡今緬甸車
里南交奉正朔恐後車書一統此嶺實先之何莫
非將軍王之靈哉按是祠之建肇前代通迤都督馬
公置空禦所正統麓川之役靖遠王公拓之及大
司馬松月伍公登詩告成祠之起皆以邊圉有警

行師二兄振令

國朝膺命滇黔職方開於十五年之後總制趙公按
輿圖考祠典飭檄楠而蘋藻之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其知之矣

重開諸葛洞碑記

彭而述

偏橋距沅州四百餘里中聯三衛爲黔楚喉沅居
楚西偏隸楚偏橋居黔南孔道屬黔而兼隸楚先
朝偏沅撫軍之設取名於此以爲滇蜀黔粵楚五
省總樞故撫軍駐節兩地從中持緩急楚東南都
會百貨所聚江漢而外衆水所歸沅水上接黔之
鎮遠所謂灘水也發源於黔在黃平而上可溢觴

下此卽可通舟乃偏橋之南北上抵黃平下抵鎮遠一百四十餘里有所爲諸葛洞與夫老洞鷓子灘等巨石填咽不受舟楫沅州至鎮遠而止卽勉強溯流夾舟而上必不能踰諸葛洞洞夾兩山青嶂萬仞石大者如象小者如牛從上而下跌爲深潭不能容舸前朝督師太和郭公子章曾經開鑿有碑記可考事久石還本位水歸舊流阻礙如故於是楚衆入黔者自鎮遠而上二百餘里擔負之功百倍其難

國朝順治十五年王師定滇黔具勒諸軍駐滇黔及鎮兵散布黔南郡縣皆以億萬計厥費正等新鎮

道徐君及副戎王君以事關軍帥六力議修舉請之
臺使者及藩臬之長初以時絀舉贏未更二君請
之固議乃僉同鳩工襄事告厥成功下起鎮遠上
至黃平竟可通舟轉餉不至乏絕予庚子夏捧煥
藩檄道經偏橋聞而壯之與王君並轡往觀歎曰
鄭國開渠遂爲萬世之利西門豹決滏水潤鄴下
國人祠之不衰况乎排鑿疏導力同開山且事關
軍國之大乎今夫二百四十里中山路險隘牛車
莫施計一夫所負不過四斗一日所行不過五十
里二百四十里往返所費一日止以二升計之十
日之中已去其半如是而進計之四十石止得二

十四百石止得二百而此百人中之妨農功賠里
遞以及胥吏之浸漁不與焉若夫舟卽最小者可
受十石或二十石是一舟可以省百人數十人之
費矣其勞逸奚啻倍蓰若夫商賈免捆載之勞魚
鹽得順流之勢而都勻平越之郡得借此轉輸可
以仰給他縣無水旱之困且環黔南之洞苗犵狁
亦得以本土所產貿易外貨勿生戎心是一舉而
四善備焉又不止軍興一事爲然也難者曰黃平
而上距黔尙三百餘里安得不陸曰是不愈於已
乎古人有言得尺卽尺得寸卽寸况二百四十里
之間乎滇南千有餘里粟所難及所需惟金計東

南吳越之間糧屬不於道其所需人功不貲亦
可以稍貸黔之餘力以爲滇地黔困少蘇一力辦
滇不尤愈於二者並急乎滇地宜五穀產金錫益
州沃野千里漢唐以來皆屬內地黔兩腋皆苗中
通一線粟不足供外來之用先王開黔所以開滇
也昔莊蹻畧黔地而王滇正以非黔則入滇無路
今日之役亦猶行古之道也後之君子繼而行之
征繕稍暇拓而大之利在百世其興作費用詳載
徐君記中茲不悉

嚴革協夫碑記

蔣應修

語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古之善保天下國家者未

有不慎用其民者也慎用之則治否則亂慎用之則安否則危慎用之則田野闢而財賦足否則土湍帑虛公私交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亶其然也我

朝驅逐流氛定鼎燕薊吳楚閩粵倏忽蕩平未嘗煩一民負芻茭運糧糗爲大兵供億故民之從之如水如市豈非慎用其民之效乎區區滇黔片地何難走一騎抽一矢刻期掃卷而

世祖章皇帝固遲之十五年之久始從事焉亦曰大兵之後中原民力竭耳乃滇黔底定駐鎮維難又不惜歲捐五百餘萬之餉以厚兵力而戢疑貳凡以一

隅端動上塵

睿慮譬若癰疥之憂雖全體無患而搔癢不能去心

先皇帝之念不忘民也如此是以經畧閣部洪公上體

宸衷下恤民隱飭令軍餉所主郵遞官弁得以便宜開銷

給價僱運一時民樂應事餉無停軌甚盛心也無

何而稽覈令嚴肅責辦運驛運力匱爰議幫協因

幫協而生科派因科派而生橫索因橫索而生濫

應一民也而拉馬而載狗而遷貨賄而肩花木而

軒優妓而輿罪孽皆民也一民之役於官也而上

官而使客而親識而勢豪而差役皆官之使爲之

役也嗟乎黔陽一帶民幾犬豕不若矣是爲識天

地之性之貴人也哉總督甘公畿輔重臣

天子念邊荒控制爲難毅然簡公經理滇黔兩省公受命星言夙駕汲汲出民湯火如勤訓練稽覈減繩貪墨禁餽遺威梗頑輯柔懦崇節儉躬勞苦無事不從民生起見尤於協夫一事謀之撫軍飭司道張之示告凡屬下吏晉謁者罔不諄諄命誠誠以役民之力必妨民之農必耗民之財必輕民之故土必離散民之父子兄弟而農穀貴耗財室罄輕土業徙離親情散一二民而不遠而之蜀楚卽與紅黑種爲伍耳於是覈金錢給郵遞革協濟舉僱募勸力行懲不率始之法今初具繕乃經畫倍明